

龍湖叢稿

卷上



龍湖叢稿序

善乎王仲任氏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緬維曩哲如董江都之稱孔子也曰參之於古考之於今班孟堅之稱孟子荀子董子以及司馬子長劉子政也曰博物洽聞通達古今皇甫持正之稱韓昌黎也曰茹古涵今無有端涯由是言之古來之為聖為賢為士者斷未有不知古知今者也況乎今之時世界交通學說複雜尤非蘊匱古今不能適國情應時變乎而無如徇於舊習者四部

之書非不研究有得而叩以歐美之哲學文學科學  
瞠目不知所對其馳騫新奇之青年則對於泰西文  
明何嘗無所吸取而十三經之精華五十年之史冊  
與夫諸子百家之派別茫茫然未嘗問津一則知古  
不知今一則知今不知古識者病焉大理趙君冠三  
績學士也其膺鄉薦也與余為同年其留學日本習  
師範也則為同舍生其畢業歸來也擔任教育事業  
於職務為同寅其學識通而正其性行介而和其處  
社會之人也不抗不詘不矯不隨則又與余為同志

蓋心照神交者三十年於茲矣近出所著龍湖叢稿  
屬余為序觀其史學文字大都讀書得間論古有識  
至於評議時事亦頗能切合現今情勢無隔閡迂疏  
之弊是近人所謂有歷史觀念又有時代精神者也  
是知古知今之士也是蓋學孔孟之學而與荀董劉  
韓諸君子之旨趣遙相符合者也雖所得有廣狹多  
寡厚薄之不同而歸於知古知今則一也嗟嗟世變  
日亟學術愈禁博覽乃宏偏囿斯蔽世有貽陸沈盲  
瞽之誚者乎觀冠三此編亦將廓然而有以自廣也

夫民國甲子春同學年愚弟呈貢秦光玉序

龍湖叢稿目錄卷上

論辨類

論秦之所由亡

增孝廉為四科論

漢章帝褒美

劉方論

管子作內政寄軍令論

威之以法法行

則知思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論

管仲論

范增

請立楚後張良請立韓後其用意相同否試推論之

漢文帝賜南粵王佗書論

伊尹周公合論

召

公諫厲王監謗論

討賊論

岳武穆論

薛爾望

論息兵論

清高宗凡遇烈婦之殉夫者不特不

予旌表且申斥之論

漢明帝令期門羽林之士皆

通孝經論

論虞允文采石之戰

說麟

中元節

祀祖說

序跋類

雲南昆明等十一縣聯合中學校第一班同學錄序

雲南省立第二師範學校第一班同學錄序

雲

南省立大理中學高級第十六班同學錄序

建水

等縣小學教員講習所同學錄序

陳學海遺稿序

書司馬遷項羽本紀後

書蘇子瞻養士論後

讀戴南山文鈔

書畫錦堂記後

桃花源記書後

蘇東坡超然臺記書後

書韓昌黎鱷魚文後

讀左氏傳

讀沈雲英傳書後

跋趙南林先生遺

蹟明擔當遺蹟跋

跋錢南園通副墨蹟

跋戴

醇士深山讀易圖

書說類

擬秦桓公答呂相絕秦書

擬袁紹答曹操書

擬

戴平世復兄褐夫書

上周運使書代

上喜洲父

老書

評定大理田畝等則意見書

籌辦雲南路

政計劃書代

復郵務長洋員某書代

交通司修

築滇西首道第一段舉行開工典禮演說詞代

贈序類

贈同學某君選取軍官候補生序代

楊母陽孺人

七十壽序

楊吉安先生七十壽序

雲龍黃母李

孺人六十壽序

張母李孺人六十壽序

李仁齋

副戎七十雙壽序

趙聚五先生六十壽序

凡五十三篇

龍湖叢稿目錄卷上終

龍湖叢稿卷上

大理冠三趙甲南

論秦之所由亡

自古得天下者莫難於秦失天下者亦莫易於秦蓋其得也歷十餘傳之積累經無數次之戰爭其難為何如者及其失也則不過區區一亭長而五年之間即已取而代之其易尚有逾於此者耶間嘗反復推求而乃知其亡之有由也夫秦之所以致亡者亦正多矣豈特一二端而已哉然而致亡之主因則自私

之念為之也顧或者曰秦廢封建置郡縣故以孤立  
無助而亡不知趙宋亦置郡縣而何以享國獨永或  
又曰秦焚詩書坑儒生故以毀聖棄賢而亡不知古  
詩三千餘篇而今僅存三百五篇古書三千二百四  
十篇而今僅存一百二十篇則孔子所刪者已有十  
分之九矣少正卯魯之聞人而孔子亦誅之是又何  
說歟况秦所焚者乃私家所藏非博士官所職且非  
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所坑者乃純盜虛聲之處士若  
伏生一流則固未嘗坑也或又曰否否秦銷兵器鑄

金人故其亡也以不修武備不知周武戢戈乃弭亂  
源而塞禍本則此說亦非或又曰否否秦舍扶蘇立  
胡亥故其亡也以繼承非人不知夏有太康商有太  
甲而國祚仍綿延未絕則此說亦非然則秦何以亡  
乎余曰秦之亡亡於自私也惟其自私故竭天下之  
財而不惜殫天下之力而不恤以一姓之尊榮致萬  
民之荼毒即令不廢封建不焚詩書不銷兵器不舍  
扶蘇亦不足以挽回天命而收拾人心者矣嗟夫以  
秦之強而仁義不施二世即亡則強不如秦者奈何

見不及此而猶襲其故智欲以天下自私由一世而至萬世焉豈可得哉豈可得哉

增孝廉為四科論

天下有其名甚美而行之既久遂漸失其實而與名相戾者如舉孝廉是已攷舉孝廉始於漢文帝當時應其舉者洵不愧其選逮順帝陽嘉元年左雄奏改其制專用儒學文吏而孝廉之意湮矣漢安中黃瓊以其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論者善之余曰雄誠誤矣瓊亦未得為善

何則文帝所謂孝者廉者以其德舉之非以其才舉之也第使孝者果孝廉者果廉德固優矣絀於才何害而雄顧必試家法課牋奏是所舉者儒學也而非孝也文吏也而非廉也瓊悟其非復增孝悌從政二科瓊蓋欲循其名而責其實也然既名之曰孝即責以舉其孝可也既名之曰廉即責以舉其廉可也焉用四科為罷儒學文吏而專舉其孝者廉者夫孝則悌可知廉則能從政可知苟以是著為令而名與實符矣名與實符得人必多瓊見不及此而徒增其目

於實奚濟於名反柰烏在其為善耶雖非如雄之盡  
喪其實而究之所舉者仍不外儒學而已文吏而已  
為試問其孝者誰乎廉者誰乎史官書以譏之良不  
誣也嗟乎孝廉之名迄今猶沿其稱孝廉之實自漢  
即亡然漢之名為孝廉者或儒學或文吏或從政尚  
各占一科若今之名為孝廉者直腐儒耳所云儒學  
文吏從政者且難其人遑論夫孝遑論夫廉乃既失  
其實矣又襲其名詡詡然自命曰吾孝廉也吾孝廉  
也寡識者亦相率裒然尊之曰彼孝廉也彼孝廉也

噫嘻何名實相戾之至於斯也假令瓊生於今吾不知其更何所增以救之也

漢章帝褒美劉方論

為治之要不惟其煩惟其簡不惟其文惟其實不惟其速惟其恒簡則民易從實則名乃副恒則效可程此劉方所以見褒美於漢章帝也間嘗攷之永平中政尚嚴切帝納陳寵言專務寬厚時方令襄城吏民同聲稱之帝爰下詔褒美焉序帝可謂知為治之要者矣夫顯宗之苛察鍾離意宋均輩已病其失人君

之度而鰓鰓焉慮之倘帝復踵其弊是以猛濟猛也而羣臣百姓將何所措其手足耶則東京之業恐不待孝和之世而即衰矣幸帝懲其弊而甚厭之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遷廉范為守任魯恭為令拜朱暉為僕射雖方無他異能亦以不煩褒美之蓋其時習於嚴切者夥矣帝故賞一以勸百也顧方不獲與廉范等並列於傳人遂疑帝為褒美過當不知帝之褒美方者即褒其不矯行以沽譽美其不飾貌以邀功也其政悶悶故其聲寂寂昔者庚桑子治畏壘日計